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集說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李燧

周易集說卷十八

彖傳五

宋 俞琰 撰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為卦兌下艮上兌陰卦也兌以陰爻為主陰虛

而不足故言損艮陽卦也艮以陽爻為主陽實而有餘故言益兌乃損卦之下體故言下艮乃損卦之上體故言上然則所謂損下者指六三也所謂益上者指上九也主陽而言故曰其道上行王童溪曰諸儒謂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此泥於卦變而謂損卦自泰來也或者謂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為剥民以奉其君則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此豈道哉此豈易之教哉文王曰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

用二簋可用享孔子但加一而字其義自見蓋損而非有孚元吉无咎豈可固執而有所往又豈可以二簋享夫二簋之用其禮太簡唯當簡之時可用吾應時而用之耳故曰二簋應有時若在萃之時則用大牲矣各有其時也今夫損下益上之時損其剛益其柔蓋損其所當損益其所當益也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人事有盛衰天道有盈虛盈則必消虛則必息此天道之損益也是故盛而有餘則損之衰而不足則益

之與天道並行而不相悖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卦彖傳凡三言時蓋極論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隨其時則可非其時則不可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二卦皆主下而言益之為卦下震上巽損上指六四之陰爻虛而不足也

益下指初九之陽爻實而有餘也上有所裁損而民受其益則喜悦无有窮極故曰損上益下民説无疆益乃損之倒體向為損之上九今為益之初九此自上而下於下也為人上者躬儉節用膏澤下於民則其損上益下之道大而且顯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之時无所往而不利況九五中正而无過為往則有慶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木謂舟楫上巽下震皆木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伊川程子改木道

作益道紫陽朱子以為不須改今以渙之乘木有功中孚之乘木舟虛準之宜從紫陽為是動而巽則日進一日其益悠久而无疆猶天氣施於地而化生萬物其益廣大而无方也凡此益道時行則行亦行其所當行耳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然在損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言損必兼益在益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而不言損蓋損之所謂損下益上上未必有所益下實有所

損聖人惡其損故兼益言之益之所謂損上益下上實无所損葢其益下亦所以自益不得謂之損也故言益而不及損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明乎此則知損益之道矣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決絶也一柔而五剛決之一小人而衆君子絶之故

曰夬決也剛決柔也爲卦乾下兊上健則決說則和故曰健而說決而和夫既決矣奚其和蓋成卦之爻在上六而九三乃其正應也九三在内則與衆君子志同在外則與小人相應是以剛而不暴決而和也郭京易舉正云彖辭脫亨字此下脫乃亨二字上六以一隂處五陽之上高據其位而肆无忌憚於九五之君前小臣戲殿上者也故曰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夫九三在衆君子之中不幸與上六小人適居相

應之地當其孚號之際同列蓋不能不見疑為九三者能自安乎孔子釋夬之象其意若曰九三迹雖可疑心則無他始雖危而不自安終則久而自明故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夫上六所恃者九五之孚也所尚者口之號呼也五既告自邑而不即就之則五之孚不終而上之伎窮矣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衆君子在下特未往耳若同心協力而往則剛長之極變為純乾矣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

也平菴項氏曰剛長乃終與終有凶相應剛長亦終陰猶在上剛長既終則陰有凶矣終者上爻也陽長為復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也陽長至終為夬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又與復之剛長相應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乃夬之倒體五陽在下而一陰乘之於上為衆陽決去之故曰剛決柔也五陽在上而一陰承之於下

與陽終不期而會故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夬一陰在上而曰剛長乃終欲其終而為乾也姤一陰在下而曰不可與長恐其進而為遯為否而至于剥也茲蓋聖人崇陽抑陰之微意也郭京曰勿用上脱女壯二字姤為五月卦五月建午午屬南方物皆相見於此而品目章章於天地閒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以初為成卦之主爻其應在四剛蓋指九四中正則指九五姤九四即夬九三向為夬九三之時有九

四隔於其上不得與九五相遇合倒轉為姤之九四則近比九五而君臣際遇矣此九四之剛所以獲遇九五之中正也夬姤皆主一陰聖人則取其應爻不以陰為主故在夬則盛言九三在姤則盛言九四蓋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夫以九四之剛不幸而與初六小人適相應亦幸而際遇九五中正之君則在下衆陽无不際遇而君子之道得以大行於天下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或以九二遇九五為剛遇中

正非也又以九居五爲剛遇中正亦非也姤之時義

蓋謂天地相遇又謂剛遇中正非但謂柔遇剛也天

地不相遇則品物不咸章君臣不相遇則其道不大

行於天下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者聚也下坤順上兑說下之順從蓋以上之和說

也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則下亦欣說而順從其上既上下順說而九五又以剛德居中與六二正應是以人心翕合天下皆相聚而願歸之故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者之祭祖考必有廟廟必有尸主所以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孝享也享與饗同禮記祭義云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享焉又云致齋於内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

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如是則自已之精神既聚而後祖考之精神乃於此乎聚蓋祖考精神即吾自已精神也謝上蔡謂鬼神要有便有要无便无蓋有以聚之則有无以聚之即无也人之生也魂氣聚而成形死則魂氣游散而无不之祭於廟而廟有尸主則鬼神有所依歸故明道程子謂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

與尸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又謂古者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渙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萃渙皆言王假有廟今夫王者於萃聚之時大立宗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既致極其孝道又致極其享禮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大人者萃之主也正已而物正者也萃而見九五大人則聚以正矣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郭京曰亨下脫利貞二字九五以中

正之德尊居天位九四大臣用大牲以助祭在下初六六二六三皆往而奔走於廟蓋知天命之所在矣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其情何以見之觀其所聚則見之也蓋觀其所感則見其通觀其所恒則見其久觀其所聚則見其同其道一也天地萬物之情既於此而可見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亦於此而可知也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

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謂坤柔時指巽而言巽東南之卦於時為夏地氣至此而升騰也故曰柔以時升升乃萃之倒體時為萃則地氣聚而在下時為升則地氣升而在上也下巽而上順九二以剛德居中與六五柔中之君相應所以其道大通故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當柔以時升之時見大人則不唯无憂且有慶矣故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方乃陽明之地升而至於

陽明之地則自下而上自隱而顯其志行矣故曰南征吉志行也伊川程子曰元亨誤作大亨平菴項氏曰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衆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為大人升以二為大人

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剛揜也謂剛為柔所揜而卦名所以為困也上六之柔揜於九五九四之上九三之剛陷於六三初六

之中象君子為小人所㢮也為卦下坎險上兌說處險以説人之難能唯君子能之君子知命而安於理義自得其樂身雖處困其道不同故曰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君子通指諸陽大人則專指九二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蓋能以剛中之德自守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處困之險固宜以說然以道自說可也說人不可也上六居卦之中在困之窮不知自說而專尚口舌求說於人人亦不之信衹

自取困窮耳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困而至於窮則心折氣沮其不揺尾乞憐者鮮矣豈但尚口而已哉是故處困之中蓋非君子則不能吉非大人則不能亨也或曰困與屯蹇皆遇險難之卦其為憂患固相似而所處之時則不同屯外險内動是可動而不敢遽動也蹇外險内止是可止而不得其止也困外說内險則險不在外而在内欲動則不容動非屯之比矣欲止則不容止非蹇之比矣唯有說而順受爾

漢上朱氏曰范諤昌謂貞大人吉下脫无咎二字平菴項氏曰師貞丈人吉謂九二困貞大人吉亦謂九二聖人恐人謂困之大人不指九二故不言剛中正但言剛中明非九五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之為卦下巽上坎坎為水巽入也巽在坎下入乎水也坎在巽上上水之象也猶汲者以繩繫瓶下入

井中得水而上此卦名所以謂之井也郭京易舉正云彖辭卦名下脫亨字彖傳養而不窮上亦脫亨字改邑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井養而不窮謂飲食以養人灌溉以養物其為人之食用不可勝既也困二五皆以剛德居中倒轉為井則二五之剛中如故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在人亦然剛而不懾中而不倚則所守者定雖時有變更志則不改也井以上水濟用為功汔至而未及泉是入

乎水而不能上水故曰未有功也不言无功而言未有功蓋勉之也人之學業與夫趨事赴功皆然才雖弱力雖未至要當勉強而行之蓋不可幾成而敗之也今也係羸其瓶於井中則不能濟人之用矣故曰是以凶也孔氏正義云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以喻人之修德不成不能慎終如始也漢上朱氏疑此卦彖傳脫錯當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汔至

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紫陽朱子則以為不然蓋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愚謂亦未繘井井字當連羸其瓶今井字連上句蓋彖象辭傳寫之誤故爾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離為火兑為澤革之兑不言澤而言水何也曰坎水

之流兌澤之瀦雖有陰水陽水之分均是水也故屯需之坎為雲小畜之互兌亦為雲需訟之坎為川大畜之互兌亦為川師比之坎為水革之兌亦為水易之取象大率如此革以兌上離下成卦故曰革水火相息又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息止也水在火上而勝於火則火冷成灰滅而後止火在水下而勝於水則水熱成湯涸而後止此乃水火之變也變則水火之本性革矣此卦名所以謂之革也不特此

也離長女兊少女合為一卦有二女同居之象若一男一女如咸則上感下應以相與今也二女同居則其志彼此不相得不相得則變生焉變則二女之情革矣此卦名所以謂之革也睽亦二女同居但曰不同行睽之二女中者在上少者在下中少順序不過其志各有所向而已革之二女少者反在上中者乃在下上下紊亂而名分差忒則變爭自此而始此不同行不同居之别也事之變革即日不孚必至於已

日乃孚者其革之也有信之之道也故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苟无以信之則雖已日亦不孚也内有離之文明故能照察事理於未革之先而不至乖其是非外有兌之和說故能和順人心而不至駭其觀聽知其理有大亨又能以正道固守如此則所變革之事合於理而當於人心是以悔亡故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之間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春已盡則革而為夏夏已盡則革而為秋

秋已盡則革而為冬冬已盡則又革而為春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桀紂无道而天災流行人心離散此天命當革之時也於時夏命訖而湯革之商命訖而武王革之上以順夫天意下以應夫人心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時當天道之變更人事之改易此蓋革之至大者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

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六十四卦皆非象也而獨於鼎卦曰鼎象也何哉彖者像也鼎之為卦其形與鼎相像也初六在下像鼎足九二九三九四皆陽實像鼎腹六五中虛其形對峙像鼎之耳上九在鼎口之上其形横亘像鼎之鉉故曰鼎象也此以卦之六畫言鼎之形象如是也若以二體言之則下巽木上離火以木入火而致亨飪

之用故曰以木巽火亨飪也亨即古烹字享亦當作亨改亨為享今文也古者亨烹享通作亨烹者煮也飪者熟也烹飪非鼎也鼎之用也鼎之烹飪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上用以享上帝下用以享聖賢蓋非一人奉養之私也烹飪之要莫過祭祀賓客而祭祀之重者莫過上帝賓客之重者莫過聖賢故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聖人謂古之聖王聖賢謂古之人臣有聖賢之德者也无所不通之謂

聖古之人稱聖賢不問君臣凡有聖德者皆可以稱聖如書湯誥稱伊尹為元聖孟子稱伊尹為聖之任伯夷為聖之清柳下惠為聖之和孔子為聖之時趙岐稱孟子為亞聖皆是也享帝止曰烹養聖賢乃曰大烹何也郭京易舉正云而大亨羨文或曰大烹非謂待人臣之禮過於享帝也蓋天道尚質而貴誠享上帝唯用特牲而已故直言亨人事尚文而貴多享聖賢則饔飱牢醴當極其盛非備物厚禮不能養也

故曰大亨大言其廣大而周徧非謂尊大之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指六五六五為鼎之主既能養人又能卑巽下人廣其視聽不以一已之見聞為聰明而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於是明目達聰而无所不見无所不聞故曰巽而耳目聰明五離體離為目而兼言耳五乃鼎耳故也六五乃草之六二本居下者也倒轉為鼎則進居尊位又得其中而與九二相應故曰柔進而上行得

中而應乎剛夫如是所以其占為元亨故曰是以元亨是以兩字蓋總結一卦彖辭之義也彖傳凡三言柔進而上行晉也睽也鼎也皆以兩卦相並而取義或謂晉自臨觀來睽與鼎自遯大壯來非也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恐者心動而悚然也震來而恐此致福之道也後謂既震之後有則謂有法則既震之後敬畏如此可以

爲法則也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蓋古人敬天之威出於中心之誠非偽也驚遠謂聞其聲而變動乎其外懼邇謂見其威而戰栗乎其中遠謂卦之外體邇謂卦之内體内體外體皆震故有遠邇驚懼之象以人事言之遠爲一國近爲一家遠在百里近在一身由遠及近因其驚而爲之恐懼修省故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古者主祭必以嫡子之長震爲長子故言祭主爲震之長子者能常存敬畏之心不間乎

遠近則出而可保守宗廟社稷以為祭祀之主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即解不喪匕鬯四字郭京與伊川程子皆云脱不喪匕鬯一句紫陽朱子曰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之義訓止大抵時當止則與時俱止時當行則與時俱行君子之行止唯隨其時而已今處艮止之時則其時當止故君子於此之時動亦止靜亦止動靜皆得其所止而不失其時是以其道著見於外而光明也郭京易舉正云彖辭脫艮亨二字彖傳光明下亦脫故亨二字艮其止之止字王弼謂易背曰止以明艮即止嵩山晁氏曰只當依卦辭作背平菴項氏曰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說今按古文背字為北

有訛為止字之理紫陽朱子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又曰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

背之效驗所以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郤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愚謂背乃
止之所所乃止之地止其所以止守蓋釋艮守所守
正釋背止其所謂卦疊兩艮一上一下各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釋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之義艮六爻之應陰陽相敵上下相背蓋无相與之
情也若使上下不相背而相與則應酬交錯豈能无
咎唯其上下相背而彼此不相與是以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而无咎也震亦上下敵應坎離巽兌皆然獨於艮言之者艮主乎止故也震相仍而動坎相援而出離相繼而明巽伏而相入兌見而相說艮則各止其所而不相與故特言其敵應也

周易集說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集說卷十九

宋 俞琰 撰

彖傳六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進也紫陽朱子謂之字疑衍或是漸字郭京易舉正云古下誤增也字秀巖李氏按王肅本女歸吉

也作女歸吉利貞本漸乃歸妹之倒體歸妹六三進為漸六四是進而得位也或謂坤六三進交於乾下自内往外而為女歸之象誤矣人患不得位耳不得位則雖賢无以施其功令既進得位則其往也有功矣進得位往有功也蓋釋女歸吉而指六四進以正則可以正邦也蓋釋利貞而指九五彖傳凡論主爻之得必以五兼言之此易道尊君之大義也夫正邦之道當先正身其身正孰敢不正今九五之進也以

正則國人化之如二如三如四皆進以正初上雖不得位然初以陰居下上以陽居上亦无有不正者諸爻皆正而九五又得尊位之正又剛而得中故不止乎往有功而其正又可以正邦也止而巽動不窮此合二體而言漸也止有安靜之義巽有和順之義内不止則非漸之道外不巽則非進之道内止而外巽則安靜和順而无躁進之失有不動動則不至於困窮也大凡欲速則不達其動必窮今夫漸之動也止

而巽則非欲速者也是以動而不窮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之為卦兌下震上九四陽爻在上卦二陰爻之下六三陰爻在下卦二陽爻之上一上一下有天地相交之象故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夫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男女之交與天地之交其義

一也是故天地交則萬物作興不交則萬物從何而生男女交則生生之道不窮不交則人道廢而人類滅矣今夫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方自此而終後者又自此而始始終相續而不窮此歸妹所以為人之終始也說以動謂兌之說以震之動也動而嫁妹凡親黨之在內者皆喜說也大抵兄之於妹未必如愛女之情甚切今也父有遺孤而子能嫁之宗族蓋

无有不喜說者以其所歸者妹也故曰說以動所歸妹也夫震為長男兄也兌為少女妹也或者以震男為夫兌女為妻遂謂說以動為男說而動夫卦名歸妹則當以兄嫁妹求其義指兄為夫可乎唯其誤以震男為兌女之夫乃謂所歸者小女而就震言說遂謂長男說小女之色不以德殊不思說者兌也非震也又就兌言動遂謂少女說而動殊不思動者震也非兌也二三四五皆位不當也三五皆柔乘剛也而

象傳之意則專指六三何也曰六三乃成卦之主爻也六三位不當又以柔乘剛蓋不特在夫婦爲失倡隨之意又爲臣犯君子抗父賤陵貴小加大无一而可此所以動則皆凶而无攸利也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虚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至高至滿而極盛之義故曰豐大也爲卦下離

明上震動明以動相資故亨節齋蔡氏曰明以動合二體言其致亨之道豐疑作亨王者處豐大之世天下至廣人民繁庶事物衆多保之治之之道當務行寛大蓋非小才小智所能故曰王假之尚大也日正中則大明當天而其照天下也无幽不燭无隱不彰王者富有四海所治既衆思慮安得周及必如日之正中而无偏照則宜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然日无常中之時中則必昃月无常盈之時盈則或

食天地之大猶有盈虛之變而與時消息况於人况於鬼神且以人言之有生則有死不能常生而不死更以鬼神言之有聚則有散又安能常聚而不散盈虛猶言盛衰消息猶言進退盛極則衰進極則退理之常也是理也非獨人與鬼神如是雖天地亦如是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於豐大之時而為此戒葢以持盈之道畧不謹慎則必至傾覆也文王曰宜日中謂

豐大之時居至尊而照臨天下當如日之正中乃无偏私蓋恐其不及而勉之孔子又恐其過而不能常如日之正中遂戒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與夫三才鬼神之道蓋又發明文王彖辭言外之意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二五皆柔得中今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蓋指六五謂六五柔順而得在外之中與他卦之柔得中者

不同也伊川程子曰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愚謂剛強非處旅之道人所不能容故莫尚乎柔順在旅而柔順則知處旅之道矣然柔順又不可過過於柔順則无以自立甚而柔媚取容而順從乎人適以自賤皆非得中者也豈處旅之道哉故唯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斯可矣順乎剛亦指六五謂六五處兩剛之間而能順乎剛德之人以為己之助也承乗皆剛是羈旅之人交於強有力者也苟

非善處則取辱招禍必矣旅之為卦下艮止上離明止而麗乎明蓋兼上下二體總言之也論語云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即止而麗乎明之謂也所謂止而麗乎明雖兼二體而言其所重則在上九九三艮體之止也其位在旅之下而得其所止則其自處者正又能附麗於明則其所依者又正可謂善處旅矣其占為上下皆小亨而在下者又當守其旅之正故總結之曰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或曰旅彖傳凡兩言小亨其一疑衍非也旅之時最難處旅之義不可不知蓋其亨雖小其時義則大故又贊之曰旅之時義大矣哉聖人小其亨而大其時義非大旅也大其處旅之道也

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之取象在天為風在人君為命風者天之號令其入物也无不至命者人君之號令其入人也亦无不

至卦疊兩巽有號令重復之象故曰重巽以申命申猶書堯典申命羲叔之申義皆訓重漢上朱氏曰内巽者命之始也外巽者申前之命也愚謂孔子明言重巽以申命蓋申命所以體重巽之義也九五之剛為巽之主中正而无過為命出則九二之剛巽乎九五而罔敢或違故曰剛巽乎中正與姤傳謂剛遇中正相似彼以四五言此以二五言也夫二五兩剛本不相合以在重巽之時而上下相巽此九五之志所

以行也六四在九五之下順承九五之剛初六在九二之下亦順承九二之剛故曰柔皆順乎剛上以巽道化下下以巽道事上上下皆巽是以小亨而利有攸往又利見大人孔子葢總觧文王彖傳三句故用是以兩字結之其句法與旅之彖傳同夫巽以六四之柔為成卦之主爻而孔子乃曰剛巽乎中正又曰柔皆順乎剛而不以陰為主易道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例如此也平菴項氏曰以卦體言之重巽以申命

是小亨也事必待申命而後行豈大亨之規模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利有攸往也柔皆順乎剛是利見大人也其辭與旅相類皆總陳卦義而用是以二字結之故知當作三句分說也

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說和說也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其柔外見而和說

故曰兌說也卦疊兩兌則二五以剛爻居中有中心誠實之象三上以柔爻居外有接物和柔之象中心誠實則不欺於天接物和柔則不拂于其人說也以道而所守者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向使外柔而中不剛則内无所守其說必流殆將无所不為而違道干譽又何順天應人之有順天指上兌而言應人指下兌而言乃若說以先民說以犯難此兩說字

亦為重兌而發夫和說之道若内若外无施不可在内而以之先民則民皆欣然效力忘其勞而不辭在外而以之犯難則民亦欣然赴敵忘其死而不顧蓋說之以道故也說之以道孟子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也以至父語之子兄語之弟遞相勸勉皆忘其勞與死而无怨心則其說也豈不大矣哉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民勸謂民自勸

非勸之使然也孔氏正義云先以悅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伊川程子曰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之剛來與隨之剛來同皆指後卦而言渙乃節之倒體渙九二之剛蓋來自節之九五既非自漸來亦

非自否來夫剛之來也雖在下卦坎險之内而險難
蓋已渙散不至乎窮極故曰剛來而不窮渙六四之
柔在節為六三本在下體又不得位倒轉為渙之六
四則得巽位陰柔之正而上與九五同是巽體又同
其正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據成卦之由而釋
亨之義也剛來濟柔動乎内而无險困之難柔往輔
剛止乎外而无違逆之乖此所以能渙散險難而致
亨也王謂九五渙之君也有九二剛中之臣相與渙

散其險難又有六四同體之正人為之輔由是九五之王得以大建宗廟中天下而立使民望有所屬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巽木以為舟楫有致遠之功當此風行水上之時氷釋而舟楫可通故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童溪王氏曰不及利貞疑有逸文郭京易舉正云利涉大川下脫利貞二字誠齋楊氏曰濟難才也散難非才也德也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深能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悠然而濟水之怒

能決九川然遇一風則欻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渙散而不復聚渙之所以亨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若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剛柔分與噬嗑同皆以一剛一柔分居內外而各為之主也九五九二皆以剛爻居得其中是為剛得中剛柔分而不至乎偏剛得中而不至乎過此節

之所以亨也故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中下欠一也字上六柔而失中居節之極是乃過於節而節之苦者也凡物過節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謂之苦節而苦則非通行之道故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爲卦下兌說上坎險說以行險此又以二體言節之所以亨也險乃人之所難行者也說以行之則亨矣又豈至乎困窮哉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再釋亨義也九五居得其位爲節之主以身率先

用節之道度吾身之可行者行於天下中而无過正而无私則通行而无弊矣若夫已自不能節而強人以所難是豈通行之道哉或曰節居第六十卦計三百六十爻應一歲三百六十日當期之數一歲之間自立春至大寒為氣二十有四為節十有二而溫涼寒暑各有其定限遂成春夏秋冬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之有四時此天地之節也人君體天地之節以裁制其法度輿服宮室莫敢或侈稅賦徭役莫

敢或過然後財无妄費民无横害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論語云節用而愛人正是此意蓋節用所以愛人傷財則必至於害民也古之人恭儉而取民有制者何也深知傷財為害民之本也

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内謂六三六四之柔在四剛之内剛得中謂九

五九二居得其中内以全卦言中以二體言也中孚成卦之主爻在六三六四而象傳又兼九五九二言崇陽而抑陰不以陰為主也説而巽孚乃化邦此又以二體言孚也為卦兑下巽上一説一巽上下相孚故邦國不言而化也豚魚即江豚也出則澤上必有風未嘗失信許渾詩謂江豚吹浪夜還風是也或從王弼分豚魚為二物謬矣郭京易舉正云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多豚魚二字愚謂信及豚魚猶詩序云德

如羔羊及乃近似之謂非施及之及也謂人之不失信比及於豚魚之信也巽木動於兌澤之上有乘木之象四陽在外而内函二陰有舟虚之象舟虚則无沈溺之患而利於渉險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謂守信而不以正則悖理也天即理也應天謂合乎理也中孚之道近乎誠誠者天之道人之心虚則誠誠則天矣厚齋馮氏曰中孚之義猶无妄有正有不正如盜賊之相羣男女之私期皆孚之不正者也故

曰中孚以利貞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大陰小小過之卦二陽而四陰小者過也小者雖過然小事亦有過而亨者也小過下脫亨字當云小過亨小者過而亨也事有時而當過則其過也從時之宜非過也況又以正道固守而不至過甚故曰過

以利貞與時行也六五六二陰柔雖小然皆得中故施之小事則可九三九四陽剛雖大然皆不得中位故施之大事則不可郭京易舉正云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下誤增吉字理或然也小過乃中孚對體中孚肖離離為雉鳥飛之象也飛鳥之象在中孚則有之變為小過則飛鳥已過但遺其音聲耳亦謂中孚有卵象鳥自卵出故小過有飛鳥之象又謂二剛在中四陰在外翼之為飛鳥展翼之

象皆鑿說也柔之為道在下而承剛為順在上而乘剛為逆上逆而下順釋不宜上宜下之義上逆謂六五乘九四之剛而在上也下順謂六二承九三之剛而在下也若就飛鳥言之則遡風而上為逆隨風而下為順也當此不宜上宜下之時詎可捨順而趨逆哉伊川程子曰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其宜耳不宜

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又曰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伊川所謂象即彖傳也以彖傳為彖蓋承王弼之舊云爾或謂大吉之大亦衍文蓋承彖辭傳寫之誤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一說謂既濟所以亨小者是必大者亨其小者然後可以為亨也一說謂小上更有一小字大者亨小而

小者亨則大者之亨可知也紫陽朱子依嵩山晁氏云濟下脫小字當作既濟小亨小者亨也愚謂陽大陰小小指六二也三陰之中唯六二正而且中有亨通之道焉孔子恐人以小亨為亨之小故特加者字明其為六二之亨也六二蓋既濟之主爻也初三五陽位而以九居之此剛正而位當也二四上陰位而以六居之此柔正而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在他卦亦有之乃若三剛之柔皆正而位皆當則六十四卦

之中獨此一卦而已故孔子於此特賛之也六二以柔順之徳附麗於二陽之間而得其中故曰初吉柔得中也六四上六不中者也九五陷於其間止而不動則必至於困窮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彖辭曰終亂彖傳乃曰終止則亂終止何以亂也於其終有止心則亂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有患而不為之防此所以亂也當知終止則亂不止則不亂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无一朝之患

豈至於困窮哉隆山李氏曰既濟六五三陰皆在三陽之上而離之一陰又居中而履正其曰亨者指離之一陰而爲之言也平菴項氏曰六二以柔爲卦之主陰爲小故稱小焉謂小大皆亨者誤也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中謂六五之中柔得中未出中皆指六五未濟所以亨者六五爲未濟之主柔得其中而无過爲也故曰

未濟亨柔得中也卦有兩險下體坎三四五又互坎此兩險也故必至於上九乃可以脫險乃可以言濟六五雖處下坎之上而未脫互坎之險則猶在未濟之中故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終謂卦之終上九是也續繼也六五苟能繼其前功更進一步而終之則出乎險外而未濟當變為既濟矣奈之何小狐力弱而不能繼哉故曰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既未能出中又不能續終然則何時而可亨也故又曰雖不當

位剛柔應也謂六五位雖不當然不有九二之應則剛柔相濟有亨道焉豈可竟以為无攸利哉文王以未濟次既濟孔子釋未濟復於无攸利之後釋亨字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蓋易道貴乎變通不欲其終窮也或以為此八字錯簡當在柔得中也下豈其然乎平菴項氏曰既濟未濟皆以柔為主既濟自六二而達於上六則既濟之事已終故為既濟未濟自初六而至于六五幾於濟矣而未能出中以至於上則

其事猶未終也故為未濟知此義則未濟之卦辭不待解而自明矣其曰雖不當位亦指六五言之雖六爻皆不當位義但取五而已

周易集說卷十九

周易集說卷二十

宋 俞琰 撰

爻傳一

爻傳者孔子釋文王爻辭而傳述其意也初九潛龍勿用此爻辭也文王之所作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此爻傳也孔子之所述也古易爻傳自為一篇不以附經自費氏以此解經而鄭玄傳費氏之

學始移附各卦經文之後猶未若王弼以之分附於諸爻之下也弼更以象辭置於爻辭之前又於象辭之首幷爻傳之首皆冠以象曰二字於是後人以象辭為大象爻辭為小象而爻傳則謂之象傳其謬甚矣夫象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過如斯而已矣安有所謂大小哉所以有大象小象之稱者蓋妄認爻辭亦以為象辭故也既妄認爻辭以為象辭故又妄稱爻傳以為象傳也嗚

呼爻傳不謂之爻傳而謂之象傳自漢以來列易於學官專置博士而世無一人為之辯何邪古易始變亂於費直次變亂於鄭玄大變亂於王弼遂使六爻之意皆不連屬且如坤六三以時發也以發字作去聲與大字害字叶又如蒙六四獨遠實也以實字作去聲與巽字順字叶又如未濟初六亦不知極也以極字作去聲與正字叶皆魯音也至今東原之人皆以入聲字作去聲如瀆為豆識

為志曲逆為去遇之類是也若從王弼以爻傳分綴於各爻之下非但不是其韻叶又上下文前後相承之義亦泯而不見矣愚故用古易爻傳例並不以附經而自為一篇庶幾六爻連屬而文意不間斷云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乾初九爻辭云潛龍勿用孔子釋之曰陽在下者九陽爻而在初之下位也紫陽朱子曰陽謂九下謂潛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以九居二則出潛離隱而其德及物矣故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中而不偏故所施周普施去聲始豉反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道者反而復諸道也反復並如字廣平游氏曰反復宜與復卦之反復同或讀反復為翻覆非也夫易道貴中過中非道也三居下乾之終於時為夕已云過中矣君子因其時而惕乃反求諸身省察其不

善以復其善故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疑爻傳每只舉上一句而不及下文何也曰反復道即釋夕惕若厲无咎之義雖不舉下文而下文之義在其中矣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居上乾之下則其位近五矣進而干分犯義則不能无咎進而恪守臣位則非干分犯義者也乾九四之進如此是以無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二五均大人也二止言德施普五乃言大人造以明

九五乃乾之主爻有大人之德又有大人之位施為

造作其功用與天同也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上九所以有悔者盈也天道惡盈惟中可久盈不可

久也盈釋亢字不可久謂有悔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彖傳云首出庶物此乃云不可為首何也曰用九蓋

言乾六爻之變也變則與不變異矣九雖天德今既變而為坤則不可為首非謂乾不可為首也若謂乾不可為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為之首乎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孔子釋乾初九曰陽在下釋坤初六曰陰始凝也以明三百八十四爻凡九皆乾之陽凡六皆坤之陰而乾九坤六所以為易之緼也霜陰之始凝也冰陰之大凝也始者未甚凝馴致其道則因循日久以漸而

積必至於大凝也馴音循謂順習也二若順初而與之同惡相習則其禍可勝言哉所喜者六二有所守而不習則初六之惡無相濟者矣按魏志許芝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郭京易舉正云今本於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審如是則王弼時猶未差誤王弼後始差誤爾紫陽朱子曰當從魏志或曰文辭云堅冰至要其終而言文傳云至堅冰原其始而言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

陽動陰靜六二陰爻而言動者從乾陽而動也六二以位言諸爻唯六二中正而其德直方雖在羣小之中唯知從乾陽之大而不為羣小所移是以其道光明夫地道屬陰為幽為暗安得光所以光者從乾而動他爻不言地六二獨言地以見六二乃坤卦之主爻也或疑孔子釋此爻止言直方而不及大殊不知動即大坤陰之靜固小從乾陽而動則大也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時釋可字發去聲叶大字韻詩四月飄風發發之發亦與害字叶以時發者當其時之可而發也可貞則貞可發則發唯其時而已知音智坤陰本不光大令曰知光大者以其從王也從王即從乾之謂也六三其知矣乎見六二從乾遂亦從乾此其所以光大也伊川程子曰只舉上句解義則幷下文他卦皆然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三半剛半柔半動半靜故稱其知六四純柔全不

動故稱其慎乾之時剛正之君在上四也進則无咎不幸處坤之時切近六五四也慎則不害各隨其時也爻辭言无咎无譽爻傳止言无咎當此時在此位得無責咎幸矣何稱譽之云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

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以陰柔之爻居陽剛之位而剛柔相雜是以謂之文也文與中皆釋黄字在中謂在上體之中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鳥窮則啄獸窮則攫陰窮則與陽戰此必然之道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體本小變為乾則其用大故曰以大終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爻辭曰磐桓利居貞爻傳乃曰志行正何其相反也

曰勉之使行以經綸天下之屯也初九以剛陽之爻

居陽剛之位正也所居既正故其所行亦正是以身

雖磐桓志則上行而與六四相應也然則磐桓非不

動也不輕動耳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蓋因爻之所
已言而發其所未言也易以陽為貴陰為賤初九陽
畫而在六二陰畫之下故曰以貴下賤衆陰皆順之
故曰大得民大凡位之處下者皆當謙小况在屯難
之時乎今也以貴下賤而大得民是宜建之為侯也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爻傳凡稱本爻之名皆以本爻所居之位言今曰六
二之難乘剛也蓋謂六二之所以屯如邅如者以陰

柔而乘初九剛陽之上也難字釋屯如邅如之義凡

爻以剛乘柔則順以柔乘剛則逆逆則其情乖而不

相得此屯之六二所以有屯如邅如之難也男子生

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人倫之常也

今女子貞而不字則非人倫之常矣至於十年之久

而乃字則從其人倫之常故曰反常安定胡氏曰此

爻施於人事猶君子守正專應不妄所從也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郭京曰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從禽謂畋獵也古者畋獵必有虞人引導今即鹿而無虞人則何以從禽況乎坎險在前往則遇險豈不自取困窮乎是以君子止而弗往弗往則不至於困窮也曲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安定胡氏曰凡飛走可擒獲者皆謂之禽周禮云羔豚犢麋雉鴈謂之六禽龜山楊氏曰獸亦禽也

求而往明也

求而後往在我彼求而我往則其往也可以為明矣如不待其招而往則是不知去就之義謂之明可乎六二不近為初九所逼故爻辭稱其貞六四雖與初九正應必待其求而後往故爻傳稱其明龜山楊氏曰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爾

屯其膏施未光也

施去聲釋膏字九五陽明之德為二陰所揜故未光曰未光則猶望其光也伊川程子曰此人君之屯也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極如此而不知變故曰何可長也和靖尹氏曰否上九陽剛故能傾否此以上六陰柔不足以濟屯而皆曰何可長也意不同而言各有當也秀巖李氏曰何可長也凡四言之此爻與豫之上六中孚之上九皆戒之之意若否之上九則幸之之辭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用刑雖非聖人之本心而國之有法不可不正若使

有罪者皆漏網而去法安在哉法釋刑字

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雖克家不可以獨任其剛必剛柔相接乃可令二五剛柔相接而上下相應在朝廷則為君義臣行在家則為父慈子孝故曰子克家剛柔接也言子之所以成克家之功者以上下之情相接故也伊川程子曰苟非上下之情相接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順也女先求男於理為悖況又舍上九之正應以從九二故其行為不順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易以陽為實陰為虚初六六三近九二之陽六五應九二之陽而又近上九之陽獨六四與九二上九並不相近故曰獨遠實也不言實遠而言遠實蓋道不遠人人自遠於道耳紫陽朱子曰實叶韻去聲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卦有九二上九兩剛爻六五仰而承上九順也俯而應六二巽也順則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巽則其言可入人亦樂告之以善大抵童而蒙則心和氣平故順巽以聽人而人皆披肝瀝膽以忠言告之故吉長而蒙則心高氣盛無復巽順以聽人則人皆箝口結舌而不敢進言凶禍之所必至也平菴項氏曰五本互坤為順動而交二則成巽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節齋蔡氏曰剛上柔下故順愚謂處上而禦六三之寇則順處下而為六三之寇則不順矣令也上以剛禦柔下以柔從剛則上下皆順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于郊則去坎水甚遠不犯險難而行君子於此蓋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僥倖也初九乾體乾乃剛健之物其道以上行為常令以險在前遂不敢冒險而進雖需之久亦未為失其常道也未失常釋无咎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平也寛也在中謂在下體之中也比之郊則去水稍近比之泥則去水尚遠居得其中故也固不至於陷溺然亦浸淫矣故未免六四有言語之相侵惟能寛綽厥心守中而無過為堅忍而不妄動則亦不及於險難而以吉終也需之時以近險為戒大近則大傷小近則小傷故三則致寇二則小有言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害也易以上卦為外下卦為内需之坎險在上故曰災在外寇盜之至豈自至哉由九三才位俱剛進不顧前是以致之故曰自我致寇然居得其正而能以敬慎自持亦不至於有害故曰敬慎不敗需之時蓋有待而進非戒其不得進也要在相時而動不可不敬慎小心耳敬慎小心實轉凶為吉之道也解之六三亦致寇矣解之爻傳何以曰又誰咎曰解之災在内六三又不敬慎故也伊川程子曰災患難之通

稱對眚而言則分也紫陽朱子曰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需于血順以聽也

柔固不可以敵剛况三陽之衆乎四能順以從時則三陽之進聽其自進不與之競也或曰三四乃乾坎之會三若恃健而不畏坎必敗故以敬慎告之四若據險而不畏乾必傷故以順聽告之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彖傳云以中正也但言其位此云以中正也則以德位並言五居君位無不中者特恐不正耳不正則昵比六四之陰而言路為六四蹇礙豈能下孚於三陽而使之進乎令九五所以吉者以其剛得中而又能守之以正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以陰柔之爻居陰柔之位謂之當位可也而曰不當位何也一說以當字作平聲謂不當主人之位

也需以五為主則他爻皆客也上六雖不當主人之位然與人恭而有禮則亦未至於大失也一說以當字作去聲謂需極而成訟則乾升於上坎降居下上降為六三雖其位不當然以陰承陽則亦未大失也愚以噬嗑彖傳準之則當字疑作去聲為是然他卦爻辭言位不當位正當又皆平聲則從平聲為長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終凶豈可長久哉彖傳云訟不可成蓋言訟之道

義而不欲其成爻傳云訟不可長蓋言初為訟端而不欲其長九二為與訟之主初六之所以辯者辯已不為九二之所挾也雖六三見疑而小有言語相傷然上有九四之應辯之則必明也辯與三辯也彼言而此辯也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而歸唯有逋而已矣竄釋逋字謂伏之深也下不可以訟上也自下訟上以卑亢尊能勝之乎不

能勝也不能勝則禍患至矣禍患之至豈非自作弗
靖以掇取之乎掇謂自取之速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
平菴項氏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此從字與從王事不
同此謂從上六也愚謂九二訟上而患至六三從上
而吉葢下無訟上之理訟上者人情之所同惡從上
者義理之所當然也訟之六三與上九剛柔相應雖
近比九二而心則從上不爲九二所挾此所以吉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迷而不復則非但不失且有害矣既復而即命渝而安貞則不失也

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之所以訟元吉者以其中正也或曰九五乃聽訟之主書呂刑云咸庶中正則中正者聽訟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服命之寵聖王所以褒有德顯有功也上九以訟而受服斯亦不足敬也已南𠃵湯氏曰聖人謂不足敬蓋惡人之好訟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釋否臧二字失律謂不和師出以和不和故凶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好生惡殺天之心也不嗜殺人則天之所寵也九二剛中而有應於上在師中而無過是以自天祐之而

獲吉故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者以止戈為武不以多殺為功九二能順承王命之不殺而招徠之俾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来臣故曰王三錫命懐萬邦也如以王三錫戰功則天下被不仁之禍尚何懐萬邦之有潘謙之疑此為互文欲作在師中吉懐萬邦也王三錫命承天寵也紫陽朱子以為不當改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行而信任專一則大有功不然則大无功也或曰

大指九二弟子輿尸則長子无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家之常也六四才力不足退而左次未為失常也未失常釋无咎與初九一意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九二剛得中而无過為以之行師不亦宜乎如六三之陰柔不中而使之則不當矣使之者誰六五之君也或曰使字恐只是位字轉寫之訛耳蓋指六三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正功謂有功必賞雖小人亦當賞之也亂邦謂小人得上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之禍也或曰書武成之終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復云敦信明義崇德報功蓋小人有功武王亦必報之若崇德則小人勿用矣盡上六之義者其唯武王乎漢高祖不知此義乃裂土以大賞戰功遂召韓彭英盧之亂光武鑒高祖之失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而用之於左右者

鄧禹耿弇賈復數人而已如臧宫馬武之徒皆不與焉蓋亦知此義矣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以所遇之時言初六以所處之位言比道貴先而以從五為吉孔子恐占者雖知諸爻皆當比五而不知初六所以比五之由故特表而出之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謂初六處比之時其位在下去九五最遠初之比五蓋因近比於二而得之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不中不正六二不可與之比也令也比五而不比三則以陰從陽而其所以自守也正又何失焉其義與坤六二不習否六二不亂羣同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匪其人則必爲其所害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或曰上無正應近而二四皆不與之比則亦可以躬自悼矣

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內有六三外有九五而六四介乎三五之間將誰之從是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也四也外比於五豈非棄邪而親善捨下而從上者乎上釋外字平菴項氏曰賢上皆指五也以德言之為賢以位言之為上比之四應在下故謂五為上以別下也訟之三其應在上若就五則反下故以從上別五義各有當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

使中也

九五顯比而所以吉者其位正居上卦之中也逆謂上六背五而去彖辭所謂後夫者是也順謂初二三四嚮五而來彖辭所謂下順從者是也舍逆即去者不追之謂取順即來者不拒之謂伊川程子曰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諸說解逆順二字皆不然乃謂禮言畋獵之

事以禽獸背已而去爲順向已而來爲逆而其面傷者弗以獻故前禽弗射而舍之彼所謂逆順皆祖王弼之說而與此相反此以理言彼則以勢言也亦不指何爻爲前禽令以六畫之象觀之當依蔡節齋以上六爲前禽上使中釋吉字謂九五在上以中使中所以吉也平菴項氏曰春秋傳服則舍之舍置也不必用上聲讀又曰使與師六五同師五使三不當故凶比五使二得中故吉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而有首則終有所託无首則終將若何紫陽朱子曰以上下言之則為无首以始終言之則為无終

周易集說卷二十